

# 生肖和鸣五百年

□羊 狼



▲十二生肖铜鼓鼓点第六代传承人宁昌琳表演十二生肖铜鼓打法。

编者按:作者历时半个月,依据民间家谱记载和传承人口述,对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生肖铜鼓鼓点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下珍贵史料和动人故事,在此与读者分享——

一  
都隆,一个生肖和鸣的村庄。

村庄的故事要从洪武年说起。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广西那地州(今南丹县吾隘镇那地村)内元末残势尚存,州内四分五裂,匪乱猖獗,割据为王,民不聊生,土州衙门形同虚设。当时,参加武举会试获千总兵佐武官进士而任职于江西府的宁天宝受命南下平定匪乱,驻扎那地州,与侯官罗黄魏重建那地州,共理州事。

时值大战,狼烟四起,宁天宝披甲,提枪率兵而来。前方战士来报,乱匪善战,久攻不下,损失严重,战事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窗外,月冷如霜。白天的战火尚未熄灭,冷月便悄悄藏入乌云里。风带来战场厮杀留下的腥味,营帐外的火把发出噼噼剥剥的炸裂声,给夜色增添了些许不安。宁天宝还没睡下,便走出营帐巡视,连日征战,兵困马乏。战鼓高高耸立,它面前的木架在暗淡的火光中仿佛一尊扬臂击鼓的雕塑,可此时没有鼓声,只有暗淡的火光舔着战鼓,仿佛白日鼓声依旧,将士浴血疆场。白天缴获的几面铜鼓,还静静地躺在战鼓之下,透着寒冷的铜气,依稀看得到鼓面上扭曲的花纹,它的冰冷凝重,仿佛熊熊燃烧的怒火刚刚熄灭。好男儿平定疆土,岂能无功而返?宁天宝蹲下,深感征战之艰难,用手叩响铜鼓,一股宏声幽鸣而来,深深撼动了他的。

宁天宝暗下决心,回到账内,将壮族的铜鼓和战争用的皮鼓结合起来,根据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发明了一种奇怪的鼓点打法,以象征战胜利和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将这种鼓点命名为宁氏家族铜鼓鼓点并教授给士兵,一来前方战事如何,只需听鼓点,便知何时进攻,何时强攻,何时取胜,同时根据鼓点预报的战情,及时做出作战决策。二来,铜鼓和皮鼓相结合,洪钟之声,战鼓之励,气势恢宏,能鼓舞将士奋勇驰骋。宁氏家族铜鼓鼓点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前方将士气势大增。当铜鼓发出那摄人心魄的宏音时,匪徒们吓得魂飞魄散,终被平定。

二

宁氏家族铜鼓鼓点打法,很快如神话般在民间流传,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逢年过节人们都要敲打铜鼓欢庆丰收,以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国富民强。从明洪武五年到清康熙五年共295年里,宁氏在广西那地州发迹繁荣,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传承了宁氏家族铜鼓鼓点打法,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明了十二生肖铜鼓鼓点。

十二生肖铜鼓鼓点原型最早起源于战争,来自于四季变化,而它真正形成于清康熙年间,

作用于统治。康熙五年(公元1667年),黔桂交界之地匪患横行,宁氏后代宁相生奉那地州府之命出师,率兵平治地方匪患,几斩匪关,收缴横箭,生擒匪首,所到之处受百姓爱戴,被任命在都隆石就职,掌管都隆石总权,北(白)且哨总管佐理政事,授予居住在山奇峰秀,水肥田沃的都隆石。

都隆石,就是今广西天峨县都隆村。村庄静谧,良田沃野,遍地油菜花金黄。溪流淙淙,从村庄旁流过,进入地下岩洞。村庄两旁山形陡峭,绝壁凌空,山顶云雾缭绕,植被葱茏,仿佛人间仙境。都隆村是壮族聚集地,壮家建在平堡上,错落有致,雕花窗栏,墙壁上画着铜鼓图案。村庄四周几株参天古榕,郁郁苍苍,枝丫如虬。仰视,树冠覆盖的天空乌黑,极少光亮透射。树干上爬满青苔,寄生有翠兰,茂盛异常。

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都隆石,宁氏家族历经近三十年治理,势力逐渐强大,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6年),宁府在那地、南丹、贵州等地均具有相当影响力。都隆村的一位老人带着我重走一段小径,他清楚地记得两块田地,足以说明宁氏家族的影响之大。老人指着村寨下的一块田地说,这块地约两三亩,以前是赛马场,宁相生经常在此举行赛马,而每年大年初一、正月二十五或二十九,从贵州、南丹及都隆村周边村寨的人们都骑马前来祭拜社庙,赛马场上就临时布满了拴马桩,壮语叫做“纳马道”,意思就是拴马的地方。另一块田地距离“纳马道”不远,也比较宽阔,壮语叫做“纳懂年”,意思是敲打铜鼓的地方。每年都会在这个地方表演宁氏家族铜鼓鼓点,以及在夜间燃起熊熊篝火,跳趋避瘟神的夜牛舞和舞狮子。这种习俗长盛不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

三

但是,宁氏家族铜鼓鼓点只需四面铜鼓就可以满足表演需要,它又是怎样演变成十二生肖铜鼓鼓点的呢?当我翻开那本发黄的宁氏家族族谱,找到这么一段残存的文字:

宁相生便从贵州请来铸造铜鼓的师傅刘鲁野、张琅等五人,起炉烧炭,锻模造型,煮铜铸鼓,又经细细打磨,终成12面器型厚重、古色凝冰的铜鼓。铜鼓上按反时针方向排列铸刻十二生肖物象,名为十二生肖铜鼓。一种铜鼓鼓身呈圆柱形,鼓腰略小,高为27公分,鼓面直径48公分,有11芒的太阳吉星纹饰,45颗乳钉围,敲击时发出“当”音,音色坚硬,不够圆浑,余音长,按性别命名为公鼓,壮语称为“年德”。另一种鼓称为母鼓“年也”,高为28公分,鼓面直径为51公分,有12芒的太阳吉星纹饰,90颗乳钉围,

敲击时发出“咚”的音色,音洪亮圆浑,余音长。“年德”和“年也”都有对称性的四只扁耳,鼓面和鼓腰都有细致而精美的民族图案和雷纹。

至此,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这十二生肖铜鼓作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映射着宁相生熊熊燃烧的内心,作为一方总权,他按照壮族习俗,铸造铜鼓,方才彰显权贵和身份。要长久统治一方,就必须遵从当地壮族特定的文化心理以及文明秩序,所以铸鼓是必然的。

四

那为何要以十二生肖来命名呢?带着这一问题,我沿着宁氏家族的血脉,走进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宁氏家族中的一位老人说十二生肖铜鼓鼓点,由宁氏家族世代相传,绝不传外人。先前曾有外国学者前来拍摄、探求,想偷师学艺,均未获得半点秘诀,最后只好撤退。十二生肖铜鼓鼓点由宁氏家族第六代传人,82岁高龄的宁昌琳所作。宁昌琳有着独特的音乐天赋,17岁时就能很熟练演奏十二生肖铜鼓鼓点,并在就读桂林音乐学院期间潜心研习词谱,最终将世代以行为相传的十二生肖铜鼓鼓点变成文字歌谱。

至此,十二生肖铜鼓鼓点揭开了真面目。起初为四种基本鼓点打法,分别对应四个季节。春季,鸟语花香,心情疏朗,正是图事谋功的大好季节,其鼓点轻松自然,有鸟语的节奏,显得比较美妙、喜悦,基本鼓点为“啾叻叻”,壮语把这种鼓点叫做“图叻隆”,意思是起事的地方。夏季对应的鼓点就比较密集,催人奋进,基本的打法是“啾叻,啾叻,啾叻啾叻”,这种鼓点比较鲜明,它应当是源于战鼓,壮语叫做“图朝定”,意思就是平定疆土。秋季气候凉爽,果实累累,表示战争胜利后心情无比喜悦,基本鼓点为“啾叻啾啾啾,啾叻啾啾,啾叻啾啾啾”,壮语叫做“图朝播”,其基本意思是战事过后天下太平,要重建家园。冬季比较快乐,经过重建,家园修好,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冬季对应的鼓点带有欢庆的味道,基本鼓点为“啾叻啾啾啾,啾叻啾啾,啾叻啾啾啾”,壮语叫“图昂完”。最后是以“啾叻啾啾啾啾啾啾啾”的鼓点结束。

然而,在长期演变中,宁氏家族就按照一月为寅,生肖为虎;二月为卯,生肖为兔;三月为辰,生肖为龙;四月为巳,生肖为蛇,以此类推,到十一月为子,生肖为鼠;十二月为丑,生肖为牛,如此反复的生肖规律,结合最初四个季节基本鼓点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后经宁氏家族中“廷”字辈老人提炼升华为十二个鼓点,

“国”字辈和“家”字辈的老人将之演变成二十四个鼓点,“永”字辈的老人又使之演变成三十六个鼓点。至此,历经宁氏家族几代人200多年的探索和完善,终于得出四个乐章、十二乐段、若干乐句的十二生肖铜鼓鼓点,每个乐句都不相同,每个乐段代表一种生肖,每个乐章代表一个季节。

五

十二生肖铜鼓鼓点非常繁复难学,宁昌琳从13岁(1950年)开始学习鼓谱,一直到17岁才全部学完。如今,十二生肖铜鼓鼓点已传至第七代,因为非常难学,加上种种原因,会敲打十二生肖铜鼓鼓点的传承人越来越少,甚至到了面临失传的窘境。

如今,十二生肖铜鼓鼓点仅剩两面。因社会动乱,其中十面铜鼓于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约1900年)间藏在都隆石的“拉玉”岩山洞中,被当时游寇发现并纵火烧毁,剩下的两面藏在另一个山洞里而幸免于难。

都隆村表演十二生肖铜鼓鼓点、舞狮子、耍夜牛舞的习俗热闹了五百年,如今却渐渐沉寂,这些现状引起一些具有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人士的关注,他们正在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对其进行传承和保护。

当我离开都隆村,遥想历史,似有铜鼓之声缭绕,余音不绝。艺术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生活中;艺术从来都没有走远,它只默默地影响着人们,成为人们战胜苦难的精神食粮。

作者简介:羊狼,原名杨怀宇,男,壮族,河池市天峨县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学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 作家谈写作

# 追寻闪烁在头顶上的星辰

——苗族作家韦晓明散文的正写叙事

□蒋 蓝

读罢苗族作家韦晓明的散文《父亲的项目》,我沉浸于他对往事的深度回眸中。他好几篇文章里深情描写的父亲,是个爱憎分明、棱角凸显的人,这父亲就像他亲手种下的那一大片杉树、松树和竹林,举起了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韦晓明记忆中和的人和事,凭借文章这个载体便得到了存在与复活。他的散文,并不着意于强化绵密的叙事性,抒情性而非抒情式的文字才是他的压舱石。这得益于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对苗岭的一往情深。我们与故乡,总是在相互保管、相互赠予之间,构成了最深的和解与释然。韦晓明老老实实地写,在激情、思辨与叙事之间徜徉,他没有刻意地“反抒情”,更没有标举“反价值”。他来了,

他看见,他说出。这就是我心中散文正写方式。

当很多散文家依靠修辞的雪橇,已经冲刺到散文的域界之外时,我们不妨又回头看看,回到原初的散文,即最为基本的散文,才发现修辞带领着当下的散文,已经忘情地走到了人迹罕至的野地,背离了散文的初衷。

我曾经提出一个散文写作的观点:正写才是硬道理。所谓正写,修辞地说,就是拼硬功、打硬拳,而不需要摘叶飞花的特技,这里只有空手入白刃的直接;直白点说,就是一个作家自然而然地写,不一味依托繁复修辞地写,不满足于倚重题材地写,不指望中心思想跳出来“指江山让路”地写……而是让事物在散文里说话或沉默,让事物液汁四溢再回到事情之

中,让散文的耳朵听到事物的呼与吸。

韦晓明的散文,走的是正写路子。

比如《父亲的三次建房》《青峰巍巍特高竿》《斯人独憔悴》等,他以一系列故乡人物记,以一种“慢火”功夫,展示了自己最为深笃、也最为细致的生命之重。在《青峰巍巍特高竿》里,韦晓明这样写了劳作:

父亲吆喝着牛在前面犁,犁尖轻轻触碰膨胀开来的扁垄土表,成球成串、长的短的、大大小小的红薯,就蹦跳着滚落到垄基间来了。跟在后面的我们兄弟几个,赶紧把红薯捡起来,剥泥除茎,按大小分别装进箩筐里,大个的抬回家,搁到楼上脱水糖化;小个的拿到河边洗干净了,晾干,

晚上吃过饭,就把它们磨成粉,浸泡在水里,等大人们农闲时,捞出来蒸成薯粉,切成细条,再团成球状,晒干……

牛拖着犁铧又一次走到了地的尽头,父亲把犁尖深插进地里,让牛原地休息。他点燃支烟,默默地眺望着高而远的天际群山,久久没动。他心里此刻,一定有了很多的想法。

读这样的段落,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维系着我们生命的力量,总是那些散发着苦难光辉的细节。

《父亲的项目》当中,最为关注的是广西的地脉与地望,呈现出韦晓明的散文地理学核心体系。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一诗中感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道出了“地脉”之于牡丹是天地交感之兆。这个观点早已成为共

识,但只有把共识纳入到个体命运中去体验,去反复揣摩,去反复提纯,变“共识”为“异见”,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发现与叙述。散文集《父亲的项目》,其厚德而载物的写作伦理,为我们展现了奇异山地之间的跌宕历史与风俗画卷。广西的山水,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浪漫人生的孕育之地。韦晓明不言浪漫,他倾心于那些微小的事体,那些灾难,那些倒伏,那些死亡,那些在大地上留下铁蹄一般证词的清贫岁月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韦晓明在文章里多次赞美史铁生。他引述了史铁生这样一段话:“写作不过是为灵魂寻一条活路,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用另一种眼睛看世界。这是对白天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但愿这样的话语,会成为闪烁在我们头顶的星辰。

作者简介:蒋蓝,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